

文汇译丛 / 樱花书系

武藏野

国木田独步

吴元坎译

过武藏野，走进东瀛的美
文世界，体验心灵历险般
的曲折和温馨

日本自然主义文学
先驱的传世杰作，
汇集古典幽微风姿
与现代人生哲思。

文匯出版社

武藏野

〔日〕国木田独步 著

吴元坎 译

文汇译丛·樱花书系

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藏野 / (日) 国木田独步著; 吴元坎译. —上海:
文汇出版社, 2011. 1

ISBN 978 - 7 - 5496 - 0080 - 9

I. ①武… II. ①国… ②吴… III. ①散文—日本—
近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日本—近代 IV. ①I313.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40429 号

武藏野

责任编辑 / 戴 铮

封面装帧 / 李 廉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145 千

印 张 / 6.875

印 数 / 1 - 4200

ISBN 978 - 7 - 5496 - 0080 - 9

定 价 / 19.00 元

目 录

武藏野	1
难忘的人们	26
两个少女	41
河雾	54
少年的悲哀	67
画的悲哀	77
酒中日记	85
富冈先生	129
号外	155
穷死	164
节操	175
竹栅门	182
两个老人	203

武藏野

—

我曾经在一册文政^①年间出版的地图集里看到这样的记载：“武藏野之遗迹，今只能在人间郡约略见之。”同一本地图集里又说：人间郡之“小手指原久米川一带为古战场所存在。据《太平记》^②所载：元弘^③三年五月十一日，源氏与平氏^④战于小手指原，一日之内交锋达三十余次。日暮，平氏退三里，倚久米川布阵，翌晨，源氏进逼，破平氏阵于此。”我心里在想，仅存的武藏野遗迹，莫非就在这一片古战场附近？因此很想到那里去看看；至于一直迟迟未去，事实上是因为心里还在怀疑：现在这个地方是否还是那个样子。无论如何，即使这一片只能根据前人的图画和诗歌来

① 日本仁孝天皇时代的年号（1818—1829）。

② 日本十四世纪的军事笔记，记载南北朝时代（1336—1392）五十余年的战争故事。

③ 日本后醍醐天皇时代的年号（1331—1334）。

④ 十四世纪时日本两个争夺政权的强大封建主。

想象的武藏野现在已经成了遗迹，但抱有想去看一看的愿望的，恐怕也不只我一个人吧？那时候的武藏野，现在到底成了什么样子啦？我想为自己详细解答这一问题，这个念头事实上在一年之前就已有了，不过今天更感到急切啦。

我是否能以自己的力量来达成这一愿望呢？我不说不能。正因为相信这件事并不容易，我对今天的武藏野就愈发感兴趣。我相信，和我有同感的人恐怕也不少。

几句序言道过，现在，为了满足我一小部分的宿愿，就让我来描述一下自秋至冬这一时期我的见闻和感受吧。首先，我给自己的疑问所下的一个答案是：今天的武藏野，其美丽的程度，并不下于古代的武藏野。不用说，如果我能亲眼见到古代的武藏野，它一定美丽得超乎我的想象；现在我所看到的武藏野也是如此之美，以致使我感动得非夸张地来写下自己的答案不可。我对武藏野用了一个“美”字，实际上，与其说“美”，倒不如说“诗趣”更来得恰当。

二

由于我手头没有足够的材料，这里就让我拿自己的日记来作依据吧。自明治二十九年^①的初秋至翌年的初春，我住在涩谷村一间小小的茅舍里。我想写武藏野的愿望正是那时候开始的，而仅限于写秋冬之间的事情，其原因也就在此。

“九月七日：昨今两日，南风劲强；云层忽开忽闭，细雨忽降

^① 1896年。

忽止。日光偶尔透过云隙，倏忽间树林亦闪闪发光。”

这就是今天武藏野的初秋。树林子绿油油的，虽然还是夏天的打扮，但天空却已不是夏天的模样。乌云随着南风飞驰，武藏野的天空低低的，不时地洒着雨滴。在晴朗的时刻，带着水汽的阳光沐浴着那边的树林，照亮着这边的小树丛。我常常这样想：如果能在这样的日子里看一看武藏野，那将是多么的美啊！雨天之后，我又在九日的日记里写道：“强风使秋声遍野，浮云亦变幻不定。”这时候正好接连都是这种天气，天空和原野不断地变化着，阳光虽然还像夏天，但云色和风声，却已经像是秋天了。我对此真是感到趣味无穷。

现在，就把我从秋初至冬末的日记排列出来，看看这一时期千变万化的武藏野景色：

九月十九日：早晨。天阴，风止，雾冷，露寒，虫声唧唧，天地仿佛尚未醒来。

同月二十一日：秋空一碧如洗，树叶光耀如火。

十月十九日：月色明，林影黑。

同月二十五日：早晨重雾，午后放晴，入晚月光见于云隙。晓雾未散时出门，漫步于原野，徘徊于林中。

同月二十六日：午后赴树林深处小坐，四顾，倾听，凝视，默思。

十一月四日：天高气爽。薄暮，独自迎风立于原野。天外富士，近在目前；地平线上群山围绕，宛如一条黑链。星光点点，暮色渐近，林影渐远。

同月十八日：踏月散步，青烟漫大地，林中月光碎。

同月十九日：天朗气清，露水寒。绿树稀疏，黄叶满目，枝头小鸟噪鸣。信步漫游近郊，一路人影绝迹。独自漫步，默思低吟。

同月二十二日：深夜，林中风声急。水声滴嗒，但大雨似已止息。

同月二十三日：一夜风雨，遍地荷叶。田禾收割已尽，满眼冬枯景象，倍觉凄凉。

同月二十四日：树叶尚未脱尽。眺望远山，满怀悲戚。

同月二十六日，夜十时：户外风狂雨急，檐前滴水相应。竟日间烟雾迷蒙，山野林木，如入无尽之梦境。午后，携犬出游。步入林中默坐，犬亦小眠。林间小溪，迂回出没，落叶飘浮，逐波而下。秋雨时断时续，雨滴洒入林中，枯叶上水声滴嗒，分外寂寥。

同月二十七日：昨晚一夜风雨，今晨意外放晴。红日高升。登屋后小丘，遥望富士山一片雪白，耸立于群山之上。风清气澄。

盖已为初冬之晨矣！

田畦蓄水满溢，林影倒悬。

十二月二日：今晨霜白如雪，在朝阳中闪闪发光，美极！不久，薄云渐聚，日光寒冷。

同月二十二日：初雪。

三十年^①一月十三日：深夜。风止，林寂。飞雪时断时续。掌灯探身窗外，雪花在灯影中飞舞。噫，武藏野默无声息！侧耳倾听，似有风声自远处林中传来，真乃风声耶？

^① 1897年。

同月十四日：今晨大雪，葡萄棚倒塌。入夜，远处树梢沙沙作响，隐约可闻。噫，此即冬夜呼啸于武藏野森林中之寒风乎！雪融，檐水滴嗒有声。

同月二十日：晓色美妙。晴空无云。地上霜柱，闪烁如白银。枝头嫩芽苞发如针，小鸟婉转噪鸣。

二月八日：梅花初放。月色渐美。

三月十三日：夜十二时，月斜风急，密云满布，林中风涛怒鸣。

同月二十一日：夜十一时，屋外风声忽近忽远。早春袭来，寒冬敛迹。

三

昔日的武藏野原是一片漫无边际的萱草原，景色优美无比，一直受到人们的颂赞，相传不绝。可是，今天的武藏野则已变成一片森林。甚至可以说，森林就是武藏野的特色。讲到树木，这里主要是梢类。这种树木在冬天叶子就全部脱落，一到春天，又发出青翠欲滴的嫩芽来。这种变化，在秩父岭以东十几里^①的范围内，完全是一样的。通过春、夏、秋、冬，每逢霞、雨、月、风、雾、秋雨、白雪，时而绿阴，时而红叶，呈现着各种各样的景色，其变幻之妙，实非住在东北或西部地方的人们所能理解。原来，日本人对梢这一类落叶林木的美，过去似乎是不太懂得的。在日本的文学以及

① 一日里相当于3.9公里。

美术中，也没有见过像“梢林深处听秋雨”这一类描写。像我这样一个出生在西部地方的人，自从少年时来到东京上学，到现在虽然已经也有十年了，但能够理解到这种落叶林木的美，却还是最近的事情，而且也还是受了下列这一段文章的启发：

“秋天，九月半左右，我坐在白桦树林里。从早晨起就下细雨，又常常射出温暖的阳光；这是阴晴不定的天气。天空有时弥漫着轻柔的白云，有时有几处地方忽然暂时开朗，在拨开的云头后面露出青天来，明亮而可爱，好像一只美丽的眼睛。我坐着，向周围眺望，倾听。树叶在我头上轻轻地喧噪；仅由这种喧噪声，也可以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。这不是春天的愉快而欢乐的战栗声，也不是夏天的柔和的私语声和绵长的絮聒声，也不是晚秋的羞怯而冷淡的喋喋声，而是一种不易听清楚的、沉沉欲睡的细语声。微风轻轻地在树梢上吹过。被雨淋湿的树林的内部，由于日照或云遮而不断地变化；有时全部光明，仿佛突然一切都微笑了：不很繁茂的白桦树的细干突然蒙上了白绸一般的柔光，落在地上的小树叶突然发出斑斓的纯金色的光辉，高而繁茂的风尾草的优美的茎，无限制地交错综地显出在你眼前，它们已经染上秋色，好像过熟的葡萄的色彩；有时四周一切忽然又都变成淡蓝色：鲜艳的色彩忽然消失了，白桦树都显出白色，全无光彩地站着，这白色就同还没有被冬日的寒光照临过的、新降的雪一样；于是极细的雨偷偷地、狡狴地开始在树林里撒布下来，发出潇潇的声响。白桦树上的叶子虽然已经显著地苍白起来了，还差不多全是绿色的；只有某些地方，长着一张全红的或全金的嫩叶，太阳光突然穿过了新近由明亮的雨洗净的细枝的密网而溜进来，斑斓地发光，这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这张嫩叶在

日光中鲜明地闪耀。”^①

以上是二叶亭四迷^②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《幽会》中开头的一段，我之所以能够懂得这种落叶林木的妙趣，大部分是得力于这篇绝妙的叙景文的笔法。虽然那只是俄国的景色，写的也是桦树，而武藏野的树林却是槲树，在植物学上属于完全不同的类目，但在落叶林这一点上，两者是相同的。我常常这样想：如果武藏野的森林中不是槲树而是松树或其他树木，那色彩就不会有这样的变化，因而显得非常平凡，也就没什么珍贵了吧。

正因为是槲树，所以叶子才会发黄；正因为叶子会发黄，所以才会有落叶。秋雨霏霏，疾风飒飒。一阵狂风掠过，小丘上千万片树叶迎空飞舞，犹如一群群小鸟似的，一直向远处飞去。等到树叶落尽，绵亘数十里的森林，一下子都变得光秃秃的；冬天的苍穹高高地罩在上面，武藏野堕入了一片沉寂。空气也更清爽了。来自远处的声音也能清楚地听见。我在十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，曾记述道：“赴树林深处小坐，四顾，倾听，凝视，默思。”而在屠格涅夫的《幽会》中，也同样有着“我坐着，向周围眺望，倾听”的描述。这种侧耳倾听，是多么适合于武藏野自秋末至冬初时的气氛啊。秋天，声音发自林中；冬天，声音来自树林外的远方。

鸟儿拍着翅膀的声音和鸣啭的声音。风的私语、低鸣、呼啸和咆哮声。群集在树林深处、草丛下面的秋虫的唧唧声。满载的或是空的运货车绕过树林、走下山坡或是横过小路时的声音。还有马蹄

① 这一段借用了《猎人笔记》第 303—304 页的译文，丰子恺译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。

② 二叶亭四迷（1863—1908），日本作家，最早介绍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家。

踩得落叶四散的声音，这可能是骑兵演习中的侦察兵在附近走过，再不然就是外国人夫妇骑马出游经过这里。正在高声谈论着什么的村人们走过这里，那嘶哑的语声跟着也渐渐远去。一会儿又是什么女人的脚步声，她凄然一身，寂寞地急步前行。有从远处传来的炮声，也有邻近的林子里突然响起来的枪声。我有一次曾携犬来到附近的树林里，坐在树墩子上读着书，突然听到树林深处有什么东西掉下来的声音。睡在脚边的狗也尖起耳朵向那边注视着。但就是这么一声。大概是栗子从树上掉下来的声音吧，武藏野的栗树也很多哩。每当秋雨潺潺的时候，真是再也没有比这里更幽静的了。山村秋雨——这素来就是我国和歌^①中的题材。在广阔无边的原野里，秋雨从这一头飘到那一头，它悄悄地穿过森林、树丛，扫过田野，又越过树林，声音是那么低幽，又是那么昂扬，这种温柔和令人怀念的声音，实在是武藏野秋雨的特色吧。我也曾在北海道的树林深处遇到过秋雨，那是在人烟绝迹的大森林里，气魄当然更为雄壮。但是，像武藏野的秋雨那样，仿佛在低声私语而令人不胜缅怀的情趣却是没有的。

试在仲秋以至冬初之间访问一下中野一带或是涩谷、世田谷、小金井等处的树林子，在那里小坐片刻，恢复一下散步的疲劳吧。那些声音忽起忽止，渐近渐远，即使没有风，头顶上一片片落叶飘下来也会发出低微的声音。如果连这种声音也没有时，你也会深深地感觉到大自然的那种肃静，和永久不息的呼吸的吧。我在日记里屡次写到武藏野的隆冬，在星斗满天的深夜里，那种连星星都能被

^① 由五、七、五、七、七共五句计三十一个字组成的日本诗。

它吹落下来的狂风扫过森林时的声音。风的声音可以把人的思想带到老远老远去。我听着这种强烈的、忽近忽远的风声，也就想到了亘古及今武藏野的生活。

在熊谷直好^①的和歌中就有着这样的句子：

万叶萧萧彻夜听，
微风潜度几曾停。

我对山村生活虽然也有所体会，但对这首诗能有更深的感受，那确实还是冬天在武藏野村居住时的事情。

坐在林中，日光使人感到最美的是从春末以至夏初的时候；我不准备在这里写了。现在，只是再说一下黄叶的季节。在半黄半绿的林中散步，从树梢之间的缝隙中可以望见澄碧的天空。随着树叶在风中摇动，射进林子里来的太阳光也斑斑点点地撒在树叶上。这种美，真是不能以言语来形容的。像日光啦，礁冰啦，都可以算得是名闻天下的胜地；可是，武藏野在夕阳西下之际，那原野上广阔的森林被染得通红，犹如一片火海一般；这种美，难道不是也有它独特之处吗？如果能登高极目，把这种奇观尽收眼底，那当然是再好没有；但即使不能这样做也没有关系，好在原野上的景色比较单纯，人们也不难从看到的一部分来想象那整个无限美好的光景。在这样默想时，如果再面对夕阳尽可能踏着黄叶漫步前行，那是多么的有趣啊！一出树林，也就来到原野上了。

^① 熊谷直好（1782—1862），日本江戸时代末期的和歌作者。

四

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，我曾写道：“漫步于原野，徘徊于林中。”十一月四日我又这样写道：“薄暮，独自迎风立于原野。”现在，让我再来引用几句屠格涅夫的话：

“我站了一会，拾起了那束矢车菊，走出林子，到了旷野里。太阳低低地挂在苍白而明亮的天空中，它的光线也似乎苍白而发冷了：它们没有光辉，它们散布着一种平静的、像水一般的光。离开黄昏不过半个钟头了，但是晚霞稀少得很。一阵阵的风通过了黄色的、干燥的谷物残株，迅速地向我吹来；卷曲的小树叶在这些残株面前匆忙地飞舞起来，经过它们，穿过道路，沿着林端飞去；树林的一面像墙壁一般向着旷野，全部震颤着又闪耀着，小小的光点非常清楚，却不耀目；在发红的植物上，在小草上，在稻草上，到处都有秋蜘蛛的无数的丝闪烁着，波动着。我站定了……我觉得悲哀；通过了凋零的自然景物的虽然新鲜却不愉快的微笑，似乎有不远的冬天的凄凉的恐怖偷偷地逼近来了。一只小心的乌鸦，高高地在我头上用翅膀沉重而剧烈地划破了空气飞过去，它转过头来，向我斜看一眼，向上翱翔，断断续续地叫着，隐没在树林后面了；大群的鸽子从打谷场敏捷地飞来，突然盘成圆柱形，迅速散落在田野中——这是秋天的特征！有人在光秃秃的小丘旁边经过，空马车大声地响着……”^①

这虽然是写的俄罗斯的原野，但我们武藏野秋天以至冬初时的

^① 这一段借用了《猎人笔记》第313页的译文，丰子恺译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。

景象，大致上也是如此。武藏野绝对没有光秃秃的山丘，但它也像大海里的波浪那样有着高低起伏。它外表上虽然也像是一片平原，但实际上倒不如说它是一片有着低洼的溪谷的高地更适当一些。这种溪谷的尽下边一般都是水田，旱田则主要都在高地上。高地又可以区划成为树林和旱田等等，而所谓原野，也就是指的这些旱田。至于树林，也没有一处是广达数里的——不，恐怕连一里宽的树林也是没有的。同时，那种一望数里、连绵不断的旱田也是没有的。大致的情形是，在一座树林的周围都是旱田，在一顷旱田的三面又都是树林，而那些农家就散在其间，把它们分割开来。这也就是说，原野啦，树林啦，都是杂乱地互相交错着的。一个人刚才觉得已经走进树林，立刻又会发现已经到了尽头而来到原野里了。这种情形事实上为武藏野赋予了一种特色；大自然就在这里，生活就在这里。它不同于北海道那种天然的原始大森林和大原野，而是有它独特的趣味的。

一到稻熟的时候，谷地里的水田就渐渐变成了金黄色。等到稻子割完，水田里可以看到那些树林的倒影时，萝卜田里也就繁茂起来。等到萝卜慢慢地拔完，这里那里的可以看到一处处小水洼或是细细的水流时，原野里的麦子又已经吐出青青的嫩苗了。也有些麦田的一端是随便地荒弃着，让那些乱草野菊在风中摇曳。那一片芦苇的尽头处也愈来愈高，和天际相接。踮起脚尖走上去一看，但见树林的尽头处直连着国境线^①上的秩父诸峰；黑黢黢的山峦起伏

^① 日本古代行政区域，除首都外，全国分为六十多个“国”，国又分为郡。这里的国境线也就是指的这种区域之间的交界线。

着，一会儿耸出于地平线之上，一会儿又没入于地平线之下。那末，现在就到旱田里去看看呢，还是躺在麦田那边的萱草原上，借着一堆堆枯草避开凛冽的北风，面向南方承受着那微温的阳光，眺望一会儿田边的林木在风中摇摇晃晃的闪光呢？再不然就一直向那通往树林的小路走去呢？我常常就这样犹豫着。感到困惑了吗？决不，因为我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：纵横在武藏野的无论哪一条道路，都不会使我失望的。

五

曾经有一位朋友从乡下写信给我，其中有一节这样说：“前些日子我独自在满是萱草的原野上漫步沉思，想起从几百年前的古代开始，有多少人曾经同样地在这纵横贯通的十几条小径上漫步，低吟着‘朝露之清爽可爱兮，晚霞亦明媚而动人’的赞歌；互相憎恨的人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独自前行，相好的人则在同一条小路上携手同归。”在那种原野的小径上漫步也许是可能引起这种诗意的想象的，但武藏野的小径却又和这不同。在这里就有这种事情：满以为走这条路可以遇到希望见面的人，可又偏偏不相逢；满以为走那条路可以避开不希望见面的人，可又偏偏会在树林的转角上碰上照面。这里，凡是可以称之为路的，都是左弯右转，穿过树林，横过原野，有的看来直得像条铁路一样，但实际上都是迂回曲折，有时甚至有从东边出发走了半天仍旧回到了东边的事情。那些道路忽儿隐藏在树林里，山谷里，忽儿又出现在原野上，忽儿又没入树林里，像普通平原上那样在这一条路上可以看到另一条路上的人影的

事情，在武藏野是不常有的。像武藏野那样富有诗意的小路，真是在别处的原野里所想象不到的。

在武藏野散步不必担心会迷失路途。在任何一条道路上信步走去，到处都有着值得你看，值得你听，或是值得你感动的事物。只有在这千百条纵横贯通的小径上漫步的人，才能真正领会到武藏野的美。不论是春、夏、秋、冬，或是清晨、白昼、傍晚、深夜，不论是在月下、雪中、风前，或是在下雾、结霜、飘雨以至秋雨绵绵的时候，只要在这些小路上茫然前行，随意地左转右弯，那末，到处都有着足以给我们满足的事物。这实在是武藏野最大的特色吧，我深深地有着这样的感觉。在日本，除了武藏野以外，哪里还有这样的地方呢？北海道的原野不必说了，就是在奈须野也没有这种地方，此外还有什么地方呢？树林和原野如此交织，生活和自然如此密切地结合，像这样的地方，哪里还有呢？事实上，武藏野所以会有这种具有特色的小路，原因也就在这里。

如果你走在一条小路上，忽然来到一处这条小路分成了三条的地方，那你也用不着困惑，只需把你的手杖直立在地上，然后把手松开，但看它倒向哪方，那你就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吧。这条路也许就会把你引导到一个小树林里去。如果这条路到了林中又分成两条，那你就试挑其中较小的一条走吧，它也许会把你领到一个奇妙的去处。可能那是树林深处的一块古老的坟地，一排四五个满是青苔的坟墓，前面还有一块小小的空地，两旁尽是缣草花之类的野花。要是头顶上树梢头还有小鸟在歌唱，那更是你的幸福了。接着你不妨折回来试试左面的一条路。它会把你引导到树林的尽头，眼前忽然开朗，展现出一片空旷的原野。脚边是一片萱草在微风中轻